

李歆

LIXIN WORKS

作品

独步天下

中卷

扎鲁特博尔济吉特



独知我，只你一位
再不见倾国颜，再不见岁月醉
此一去，空余江山泪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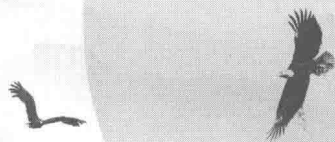
李歆

LIXIN WORKS

作品

独步天下

中卷 扎鲁特博尔济吉特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独步天下 / 李歆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
2015.2

ISBN 978-7-5113-5179-1

I. ①独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028680号

● 独步天下 (全三册)

著 者 / 李 歆

出 版 人 / 方 鸣

责任编辑 / 叶 辞

选题策划 / 刘连生

特约编辑 / 李 葛

封面设计 / 姚姚设计工作室

版式设计 / 新兴工作室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680mm × 960mm 1/16 印张/52.5 字数/800千字

印 刷 / 三河市巾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5179-1

定 价 / 75.0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三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605959 传真: (010) 8260593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 - 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独步天下
目 录
Contents
中 卷
扎鲁特博尔济吉特

第一章

归 来.....	001
暗 涛.....	005
破 城.....	010
迷 失.....	015
娶 妻.....	023
惘 然.....	031
变 端.....	039
满 月.....	044

第二章

珍 重.....	050
乌 拉.....	054
鸣 镝.....	058
退 兵.....	065
心 殇.....	069
三 年.....	075
允 婚.....	079

第三章

诀 别.....	084
再 见.....	090
洞 房.....	097
灭 幻.....	102
死 生.....	105
真 心.....	113
绝 恋.....	117
隔 阂.....	121

第四章

放 下.....	127
抚 顺.....	132

独步天下
 目录 Contents
 中卷
 扎鲁特博尔济吉特

逃 难	136
渡 河	141
绝 境	146
受 伤	150
赌 气	157
礼 物	161

第五章

随 征	169
消 亡	174
变 天	181
冷 战	185
搬 家	193
辽 沈	199
灵 堂	20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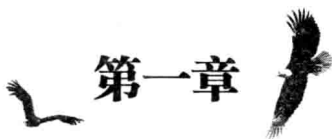
第六章

奠 基	211
广 宁	220
分 家	223
祝 寿	226
交 易	232
孝 庄	237

第七章

宁 远	242
遗 诏	245
殉 葬	253
拥 趸	260
即 位	264
宁 锦	270
解 脱	276

第一章



归 来

车队辗转抵达赫图阿拉城时，外城居民举道欢迎。

乌碯岩一战，以少胜多，溃败乌拉一万大军，致使乌拉军力大大削弱，当真可谓意义重大。

“格格……格格……”车辇缓缓经过外城街道时，我隐隐听到一缕熟悉的呼声，原还以为自己幻听，可是转眼间车窗外传来侍卫的喝斥声，以及女子伤心的哭声。

我撩起窗帘，只是略略一瞥，忽然有个绯色的人影扑了上来，纤长的手指攀住了窗沿：“格格——”我吃了一惊，手不觉一缩，帘子垂下。

“格格……格格您看看奴才……格格……”车外的呼喊声更加凄厉，侍卫们显然已由动口喝斥改为动手施暴。

我一个激灵，猛然醒悟过来，穿帘而出：“停车！”

驾车的车夫赶忙勒住马，因为今儿个入城，是以早起特意盛装打扮，脚下竟是穿了双高跟木底鞋子。我摇摇晃晃地踩上车架子，犹豫片刻，咬咬牙纵身跳下。

“噢……”落地时左脚脚踝上一阵钻心的疼，我估摸着是崴到了，然而心里挂念着刚才那个声音，顾不得多想，只是硬撑着往车后走。

街上满是围观的百姓，见我下车，不禁发出一片噫呼之声，窃窃私语不断响起。

“啊……第一美女……”

“原来她就是那个有名的叶赫老女……”

我只当未曾听闻，没走几步，便听身后马蹄阵阵，围观的人群如潮水般涌动，我略一扭头，只见一匹乌黑发亮的高头骏马鼻子里哧哧地喷着热气，挺拔地立定在我身后。

马鞍上的锦衣少年，俊美的脸上挂着冰冷漠然的神情，眼眸居高临下的傲然睥睨，浑身散发出一股令人不敢逼视的高贵气质。

我微微愣了下，方才涌起的喜悦和激动被他那如薄冰般冷冽的目光打得粉碎，我只能抬头僵硬地仰望着他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皇太极静静地坐在马上，淡泊的语气一如他此刻的表情。

“那个……”他这是什么表情？什么态度？难道见到我回来，他一点儿都不高兴吗？我不禁有些失落，“我好像听到了葛戴的声音……”

“所以就随随便便地跳下车了？你以为这是在什么地方？”他目光冷冷一掠，驾车的车夫和随行的奴才刹那间跪了一地，神情惊慌不已。

他们这一跪，边上围观的百姓顿时吓退两丈，空出老大一块地来。

我茫然地望着他。

这个少年……还是我认识的那个皇太极吗？

“上来。”他弯腰伸手给我，我的视线从他脸上缓缓移到他的右手，然后又回到他的脸上。

慢慢地将手递了出去，他一把抓住，稍一用力，另一手在我腰背上一托一抬，我便腾空侧坐到了他的身前。

才坐稳，忽然腰身被他揽臂重重一勒，左侧肩膀猛地撞进他的胸膛，他用力深吸口气，呼出的鼻息热辣辣地钻入我的衣领：“你以后……再敢……”勉强吐出这五个字，便匿声无语。他光滑的下颌紧贴住我的颈侧，肌肤相触的那一刻，我微微一颤，忍不住扭身抱住了他。

“对不起！对不起……我回来了！皇太极……我回来了。”

他更加用力地搂紧我，手劲大得几乎要将我的腰肢勒断，我忍住痛没吱声，放任他发泄情绪。

“要一直陪着我……”他的声音放柔了，在我耳边呢喃，“你答应过我的。”

我点头：“是，不会再有下次了，我保证。”我仰头冲他微微一笑，他

一手搂紧我，一手握住马缰，慢悠悠地驾马掉头。

“等等！”恍然想起下车的目的，我急忙拍他的手，“葛戴……”

“那小丫头的事，不是什么大事，以后再说……方才你贸然跳下车，可知会造成多大的骚乱？现在，你先顾好你自己吧。”他的语气淡然中透着一份犀利，我忍不住又抬头瞄了他一眼。

有什么不同吗？为什么我总觉得他有点儿不一样了呢？

虽然看上去样貌一点儿都没有改变，可是……为什么他和我之间，像是多出了一层凛然不可玩笑的隔膜，他距离我虽不远，可是却显得那般高高在上。

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我一直低头看顾的孩子，如今居然需要仰望于他了？

“东哥……”

“嗯？”

“你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我狐疑地眨眼。

皇太极目光平视，不动声色地缓缓开口：“他来了……”

一阵砸响在青石板上的马蹄踏踏声渐渐由远及近，在纷扰的人声鼎沸中，显得格外清晰，仿佛每一声都是砸在了我的心里——耀眼夺目的逆光处，努尔哈赤纵马英姿飒爽地冲了过来。

那马疾速逼近，终于到得身侧，两马相对交错而过之时，努尔哈赤突然放声大笑，倾斜上身，揽臂一探，将我瞬间拖了过去。

我惊呼一声，眼睁睁地看着天地倒转，下一刻已稳稳地落在努尔哈赤身前。我的一颗心扑通扑通跳得飞快，双手微微发颤地抓着他的胳膊。

“东哥！东哥……”他张狂地大笑，马蹄踏处，周围的百姓纷纷闪避。

我耳边充斥着倒灌的呼呼风声，皇太极孤傲挺拔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我的视线里，我没来由得心里一痛，忍不住大叫道：“玩够了没有？放我下来！我不是你的猎物，可以任由你抢来抛去的！”

马儿嘶嘶一声，硬生生地原地勒停脚步。

努尔哈赤上上下下地打量了我半天，皱眉：“不过出去了两个月，不止心野了，连胆子居然也练大发了。嗯？”

我毫不避视他的目光，冷笑：“爷真是说笑了，东哥出去转了这一趟，不正好称了爷您的心意吗？”

他脸上怒意乍现，一把卡住我的脖子，我的头被迫仰高，他手劲只是略略一紧，倏尔松开。

“为什么总要挑衅我的耐性？你是想考证我对你的底线？为什么你就不能像阿巴亥那样，乖乖地待在我身边？”

“因为……我就是我！我不是阿巴亥，也永远做不了阿巴亥。”我喘了口气，颈上的疼痛真实的存在，我果然已经撩拨出了他的怒气，可是，有些事情还是必须清楚明白地说出来，“爷，这是约定——你我的约定。我没忘，爷可曾忘了？”

他猛地一颤，面色微变。

“不管我当日是否从拜音达礼手中逃脱出来，他掳劫你的未婚妻子已成事实，你大可……”一句话未说完，他突然勃然大怒，一把将我从马背上掀了下去。

我痛呼一声，跌坐在坚硬的地上，左脚一阵剧痛，之前崴到的脚踝被全身重量压了下，疼得我额头冷汗直冒。

“你……”他脸上有怒有痛，有爱有恨……种种复杂的眼神在他眼底交汇，“我今日算是彻底明白了，你的那颗心原是铁石做的……好！好！很好！”他唇角抽动，颤颤地冷笑，忽然一夹马肚，嗒的一声驾马扬尘而去。

望着他决然含愤远去的背影，不知为何，我心里反而松了口气，只是左脚疼得实在厉害，稍稍一动，便痛彻骨髓。

这时城外也有三三两两的行人路过，只是方才的情形太过惊骇，每个人都目睹他们英明神武的淑勒贝勒将我这个女人抛弃至此，这些平头百姓自然不敢多事过来理会我一声。

我不禁苦笑，难道说要在这里坐到天黑不成？

唧唧唧……马蹄声清脆的停在了我身前！

难道是努尔哈赤又回过来了？我愕然抬起头来，却看到一匹通体黑亮的乌骓。

“上来吧。”声音冷冷的，然而皇太极的眼中却已有暖意，“笨女人。”

我咧了咧嘴，嘀咕：“我哪里笨了？”身子稍稍一动，啞地吸了口气。

“怎么了？”他这才注意到我的不对劲，随即腾身跃下马来。

“可能崴到脚了。”

他蹲下身子，食指和大拇指在我左脚踝轻轻一捏，我疼得左脚一抽，他“嗯”了声：“未曾伤及骨头，不妨事。”

我恼怒地将脚上的鞋子脱下，扔出老远：“这东西真是害人匪浅。”

“是你自己不好，却拿鞋子撒气。啧……你还真是孩子气。”

我气结。他以为他多大个人啊？居然……说我孩子气？我气呼呼地正要抢白他一顿，忽然身子悬空，竟被他拦腰抱了起来。

这……这种感觉超级怪异！长久以来在我的印象中，只有我经常抱他哄他，可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反过来被他抱。

“抓紧了，摔下去我可不管！”他将我放上马背，把缰绳塞到我手里，然后翻身坐到我身后。

两人共乘一骑，缓缓向赫图阿拉城踱去：“东哥，你还真是会不断惹出麻烦的笨女人。”

暗 涛

丁未，明万历三十五年春，因乌碣岩立下赫赫战功，舒尔哈齐被赐封号为达尔汉巴图鲁，长子褚英，奋勇作战，赐称号为阿尔哈图土门，次子代善与其兄并力杀敌，擒斩乌拉主将博克多有功，赐称号为古英巴图鲁。

据说当日政殿之上论功行赏，众将对舒尔哈齐得赐达尔汉巴图鲁颇有微词，褚英甚至当面指责舒尔哈齐的正蓝旗在乌碣岩大战中故意延缓支援，不配合攻击。

褚英的指责极具杀伤力——舒尔哈齐在建州的势力和威望仅次于努尔哈赤，而且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显露出想与努尔哈赤平分建州之心。作为努尔哈赤的长子和次子，随着褚英和代善的年长，他二人的军功越来越多，如今建州分了四旗，努尔哈赤与两个儿子却占了四分之三的牛录。舒尔哈齐若有二心，首先对付的自然就是褚英和代善这两块绊脚石。

当日局面闹得相当僵硬，我虽未曾亲见，但是事后整个内城都渲染得沸沸扬扬。

努尔哈赤未曾责难于舒尔哈齐，而是将过错全部转嫁到了常书、纳各部二人身，这手杀招虽未伤及舒尔哈齐，却也等于着着实实在在地扇了舒尔哈齐一个

耳光。

于是，任凭舒尔哈齐再老成有城府，也不免情绪激动起来，竟当场扬言：“若要杀了他二人，不如先杀了我。”最后常书和纳各部因为他的这句话没有被斩杀，却被判罚白银百两，没收全部所管的牛录，这无异是变相地剥夺了舒尔哈齐的兵权。

当我听着这些蜚言蜚语经由一个守门奴才口中传述而出时，不禁惋叹。此时的赫图阿拉城分明已是暗涛汹涌，巨浪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打来。

回城后，我仍回原先的屋子去住，只是房里换了丫头伺候，不曾见到葛戴。我追问皇太极原由，他却讳莫如深，逼得急了，他索性卷了铺盖跑东暖阁去睡，留我一个人待在西屋抓狂。

这样过了七八天，葛戴才终于回来，进屋后挨着西屋门框，怯怯地似笑非笑地瞅着我。我喜出望外地扑过去抱住她，她却像是受到百般惊吓似的弹跳起来。我这才发觉原来在她厚厚的棉衣之下，掩盖的竟是累累伤痕。

“谁打的？”我飞快捋高她的袖子。

“不疼。”她轻笑着说，眼里渐渐落下泪来，“能再见着格格，奴才……死都甘心。”

“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”我急急忙忙地吩咐小丫头拿药酒，又强逼着葛戴解了衣衫。她身上淤痕实在吓人，竟似是新伤盖住了旧痕，体表虚肿，淤血入内，而浮出肌肤之上的竟还有无数密密麻麻的细小针孔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我到底忍不住惊叫了。这丫头到底得罪了什么人？下手之人怎么如此狠毒？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我板下脸，“你给我一五一十、老老实实在地讲个清楚，不许瞒我。”

“格格……是奴才的错。”她在唇上咬出了牙印，惨白的脸上却挂着虚弱的微笑，“格格不必担心……”说完这句，竟是身子一趔，倒头栽进我怀里。

葛戴这一病足足躺了大半个月，大夫说她外伤倒还是其次，体弱虚寒才是病因。一时写了药方，内调理外敷药，养了三四天，她神智稍稍清醒便挣扎着想要起来，被我一痛呵叱。我知道她是担心屋里其他奴才，特别是一些老嬷嬷的闲言碎语，于是索性放下话去，即刻起认下葛戴作我的妹妹，以后在屋里只当是半个主子。又当众在小丫头里挑了俩乖巧伶俐的，放在葛戴身边贴身服侍。

葛戴先是被我的举动吓懵了，待到反应过来，木已成舟，她竟是大哭了一场。

慢慢地，等她病好些了，我再问及此事，她才在言谈中稍稍透露出一星半点。我连猜带想，渐渐地寻到了一些线索。

一日皇太极骑射归来，正在东暖阁内吃着点心，我假装闲来无事逛到他房里，然后劈面问了句：“为什么非要把葛戴往死路上逼？”

语出突然，皇太极先是一愣，惯常冷峻的神情微变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将手里的茶盅轻轻往桌子上一搁：“死路？那哪条又是生路？”抬起头来，直刺刺地望着我，“如果放她出去嫁人也是死路，我倒真不知这条生路在哪里了。”

“嫁人也算生路？”我讥讽地冷笑，“女子除了嫁人就没别的出路了吗？”

他有些讶异地瞥了我一眼：“那你说还能有什么出路？并非所有女子都能像你这般特立独行的，即便她想……她也没有选择的余地。”

我无名火起，怒道：“什么叫没有选择？”

他不语，只是望着我，那双黝黑深邃的眼眸里，似乎有种磅礴的压迫感。我的气势在触到那样的眼神时，土崩瓦解，只得颓然地垮下肩膀。

我必须得面对现实，来古代这么些年了，早该麻痹了才对。再为这种话题争议，真是无味无趣透了，我有什么能力足以扭转葛戴的命运？即使我今天保住了她这一刻，那下一刻呢？她并不能当真跟我一辈子。我不在了，她该怎么办？

“东哥，过来。”皇太极冲我招手，我站在房门口梗着脖子朝他瞪眼，“别赌气，过来，听我好好跟你讲。”

难得见他和颜悦色，回来后总是见他绷着个脸，装酷似的，我不情不愿地磨蹭过去，到得跟前时，被他一把抓住，一个踉跄，拉坐到了他的膝盖上。

我顿时涨得满脸通红，这个姿势……未免也太暧昧了些，急忙想摆脱他站起来，却又硬被他摁了回去。

“听我说……”他低沉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，“葛戴那丫头先前若不是我叫人逐她出去，她待在栅内，早死了千百回了。你可明白？”

我忘了挣扎，沉寂下来。难道是我不在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？

葛戴回赫图阿拉是在皇太极之后，而那时皇太极回来是因为……对了！满蒙联姻！难道……是和联姻有关？

“我不明白。”算了，反正在他面前也不是第一次当白痴了，再当一次又如何？

他搂着我，想了想，似乎不知该从何说起。我偷偷拿余光瞄他，线条分明的脸部轮廓，五官混杂了蒙古姐姐的柔美和努尔哈赤的刚毅，明明是两种极不和谐的感觉，却十分养眼地完美展现在他的脸上。我的目光从他宽阔的额头，沿着笔挺的鼻梁，一路下滑到他棱角分明的唇上。

“咕。”喉咙里轻轻咽了口唾沫。

色女啊！我果然色心难改……耳根子微微一烫，极力保持住自己完美矜持的淑女形象。心里不断地默念，不过是棵嫩得还没发育完全的小草，没啥大不了，不过就是长得不算太难看而已。

“在想什么？”额头上—痛，他屈指弹了下，我捂住额头低呼，“又走神……看来，我是不用再继续讲下去了。”

“别……你倒是说呀，我等着听呢。”

他忽然一笑，笑容虽浅浅一闪而逝，却仍将我看傻了眼。

“看吧，又心不在焉了。唉……”他叹气，“总之，你只需知道一件事，我不会害了你的小丫头，我是在救她。只是她的脾气倒也倔强，果然是有其主必有其仆，她执意不肯嫁人，弄得连我也险些保她不住……”

什么？这就算完了？我根本就没听明白！

我一把捏住他的下巴，故作凶狠地瞪他：“从头再说一遍，直到我完全听懂为止。”

他瞳孔不经意地微微一缩，眸底有道凌厉的光芒闪过，竟将我震住，捏住他下巴的手下意识地缩了回去。

等到发觉自己在那一刻自然生出的怯弱之心，我不禁悒郁。那个清太宗爱新觉罗·皇太极终于逐渐长成了吗？他现在给我的感觉，当真是越来越难以亲近了。

我怅然若失地看着他，试图从他此刻的这张毫无表情的脸上，找出当年那个虽然精明、却不失纯真一面的八阿哥，可惜我要的答案模糊不清。

“谁让她是博克多的女儿呢？”他并没有发觉我的失态，只是很平静地说，“原本乌赜岩的战事压根不会扯到她一个小丫头的头上。只是有时候你越发待一个人好，对她而言并不见得会带来多大的好处。揪住这件事想借题发挥的人大有所在……”

博克多……胡达利……

我竟忘了还有这层原由！难怪之前觉得这俩名字耳熟，葛戴原是乌拉格格，博克多是她的阿玛，胡达利是她的哥哥。

“难道……葛戴之所以弄得这么惨，是因为我待她太好了？”我吃惊不已，这是什么逻辑？我待她好，竟会给她招来杀身之祸？

“她在赫图阿拉不过是个不起眼的小奴才，博克多一出事，那些平日里嫉恨你的人趁机落井下石，她们动不了你，难道还不能动你的一个奴才吗？在打击你的同时，也许还能把大福晋阿巴亥一块儿拖下水，这岂非一箭双雕？”他淡淡地看着我，似乎在等我醒悟，“东哥，阿玛可以纵容你做一些过火的事，但不等于说他会纵容旁人……你可以不必担心受惩罚，但，别人未必有你这样幸运……所以，学学阿巴亥的机警和聪明，平日只需顾得自己便好，别再添乱去操心旁人如何。”

这……这是在说我没有能力吗？是在说我无能？连身边的一个小丫头都保护不了？所以，为了避免伤害，只能放手？

是这个意思吗？就如同当初对待代善一般，我无法帮到他什么，为了不让自己拖累他，所以只能无奈地选择放弃？难道竟是不止一个代善，就连葛戴，我也没办法守护吗？为什么要将我身边最亲近的人，一个个都……

心里酸痛，我咬着唇，胸口闷闷的，堵得我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“再等等……东哥，再等等，耐心一点儿。”皇太极轻轻拍着我的手背，笃定的声音中透着一种坚定的力量，让我那颗破碎冰冷的心一点点地逐渐回暖。

“皇太极。”我搂住他，把下巴搁在他的肩窝上，闷闷地说，“我很累……而且，我怕自己撑不到你们期待的那一天……”大家都在等，我清楚地知道，褚英在等，代善在等，甚至皇太极也在等……但是这个煎熬等待的过程实在是太痛苦了，他们没有一个人可能了解我内心的悲哀——这个过程太过漫长，而我，注定是等不来那一天的。

“别胡说。”他紧紧地拥着我，“东哥，你信我吗？”

我用力点头。

我信！虽然舒尔哈齐、褚英、代善，甚至莽古尔泰……他们随便哪个人的优势看似都要比皇太极强出许多，然而，我是坚信皇太极的。没有一个人比我更坚信他会最终成为那匹夺冠的黑马！因为，历史早有断论，结局也早已载入史册！

我把头靠在他肩上蹭了蹭，鼻子里痒痒的，酸酸的，泪意上涌，一想到我

最终会离他而去，无法亲眼看到他允诺和期待的那一天，我的心竟然痛得纠结起来。

破 城

随着气温逐渐回暖，女真各部族的关系越发微妙紧张，扈伦辉发与建州之间剑拔弩张，火药味已然弥漫整个辽东。拜音达礼花了三个月的时间，大兴土木，在扈尔奇山城外又加盖两层，使得扈尔奇城变成一座内、中、外三层的城池，以备战时之需。

这种郁闷就像天阴光打雷却不见下雨，明知道会有一场大战在即，可努尔哈赤偏偏能按捺住性子慢慢地磨。我不得不感到万分的佩服，玩心理战，努尔哈赤绝对是个高手，此时身在扈尔奇城内惶惶不安的拜音达礼肯定已被磨得抓狂了。

丁未年秋，必然的一场大仗终于拉开帷幕。

努尔哈赤用那些事先冒充成商户、秘密混进城内的细作，轻而易举地就将貌似固若金汤的扈尔奇城靠里应外合给拿下了。这个结果真是让人大跌眼镜，那么有气势的一场暴风雷闪，没想到最后竟是只飘了几滴小雨——攻打辉发与当年哈达陷入苦战时的情景相比，扈尔奇城简直形同虚设。

九月，扈伦女真辉发部被灭，首领贝勒拜音达礼父子被杀身亡。

消息传到赫图阿拉，我心下恻然，虽然我对拜音达礼一向没什么好感，但听到他被杀，仍不免替他感到悲哀。

戊申，明万历三十六年（公元1608年）。

三月，努尔哈赤命长子褚英、侄儿阿敏等率部讨伐乌拉边界，攻克宜罕阿林城。自乌碯岩一役后，乌拉元气大伤，不得已贝勒布占泰放下身段，主动向建州提亲求和，请求努尔哈赤许聘亲女，他将永世忠诚于建州。

努尔哈赤欣然应允，将四格格穆库什送至乌拉与布占泰完婚，同住在赫图阿拉栅内的女人至此又少了一个——其实布占泰与努尔哈赤的不和已成必然趋势，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，此时穆库什嫁过去，不过是做了个缓和紧张局势的牺牲品罢了。等到时机成熟，双方必将再度斗得你死我活。

穆库什出嫁后没多久，十一岁的五格格下嫁额亦都的次子党奇为妻，亦搬离出木栅。小福晋嘉穆瑚觉罗氏接连嫁别二女，不免终日以泪洗面，伤情难抒。

我时而在栅内走动，经常能看到她一个人躲在花园角落哭泣，身边竟是连个丫头也没带。我明白她是不愿让人看见她流泪，若是她哭哭啼啼的流言被人传到努尔哈赤耳中，后果当真不可想象。

见多了嘉穆瑚觉罗氏的眼泪，我不免想起过世的孟古姐姐来，同样是努尔哈赤的女人，活着的兴许还不如死了的洒脱。于是格外思念起孟古姐姐来，去尼雅满山岗扫墓祭奠那是不可能了，自从前年年底被劫后，皇太极盯得我极严，如非必要，他都按时按点回家，我若要外出，走得稍远些，都须他安排心腹跟着。

想来想去，唯有去孟古姐姐生前住的屋子凭吊哀思了。

翌日，我让葛戴准备了香烛纸钱，便悄悄地去了那处屋子。屋子荒置了年余，原以为屋门前早该长满了杂草。没想到那屋子门前洒扫得干干净净，庭院整洁素净，廊下甚至摆着两盆兰草。

“这里如今住着谁了？”

葛戴摇头，同样是一脸的困惑。

我见屋前左右并无奴才走动的迹象，那屋子门窗紧闭，四周空空荡荡，幽深冷清，便跨步走了进去。

靠得近了，忽听主屋内朗朗传来读书声，这个声音温柔甜美，细细一听，那口音说的竟不是女真语，似是北方方言，但又似是而非。我听了半晌，猛地灵光一闪，终于辨听出来那声音念着诗经上的一首《关雎》：“……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。悠哉悠哉，辗转反侧。参差荇菜，左右采之。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。参差荇菜，左右芼之。窈窕淑女，钟鼓乐之……”

我正发怔，不料那里头突然有个熟悉的浑厚嗓音打断道：“不对，这话说得太过硬了，声音再放软些。”声音里透着明显的不悦，赫然是努尔哈赤。

我第一个念头便是想赶紧走人，可是偏又对方才会说汉语、甜美嗓音的主人感到无比的好奇，虽说建州如今也有不少汉人，但在赫图阿拉城内，甚至是木栅内会说汉语的可是绝无仅有的稀奇事。

“哎呀，好难学啊，我不要讲了，舌头都要打结了。”那女声娇嗔地

抱怨。

我站在窗外，越发吃惊。

到底是什么人？面对努尔哈赤的不满及怒气，居然敢当面捋拔虎须？

“孙带！”努尔哈赤叹了口气，言语中的怒气竟已消失不见，换成百般无奈似的宠溺。过了好久，才听他接口，“过两年你便年满二十，你可是想嫁人了？”

“嫁人？”那名唤作“孙带”的女子嗤声蔑笑，“我急个什么？栅内还有个叶赫老女吗？她至今仍待字闺中，跟她相比，我又算得什么？”

“砰”的一声，像是努尔哈赤怒气冲天拍了桌子，“哪个让你提她了？你还让不让人清净？”

“哼。”孙带冷冷一哼，“那您让我学说明话又是为的什么？”

我不敢再逗留听下去，忙按着原路悄声退了出来，只觉得一颗心怦怦直跳。

葛戴正守在拐角处焦急地探望，见我出来，忙说：“格格！你可总算回来了，真担心你又惹上什么祸端，咱们还是赶紧回吧。”

我稍稍平复心境：“是。赶紧回……”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脑子里却不受控制似的仍是不断想起刚才那段古怪的对话。

于是，一边往回走，一边胡思乱想，猜不透这个孙带到底是什么人？可没听说努尔哈赤最近纳了什么女人在栅内啊。

“格格。”身后的葛戴忽然扯动我的衣袖。

我一顿：“怎么了？”

葛戴努努嘴，我这才注意到前面不远处扎堆走过来一群华服锦衣的男子。

内城中甚少有成年男子走动，除了那些成家分府单住，不时回来给父母请安的阿哥。但像这样不分长幼扎堆，人数凑那么齐全，又不是逢年过节的，还真是少见。

一眼扫去，已见着领先走在前头的五阿哥莽古尔泰、六阿哥塔拜、七阿哥阿巴泰以及九阿哥巴布泰和十阿哥德格类。

我不愿跟他们多打交道，于是抢在他们还没留意到我之前，飞快拉着葛戴闪到了砖砌的大烟囱后。

嘻嘻哈哈的笑闹声慢慢靠近，只听阿巴泰大笑着说：“此事可当真？那可真是好笑了。”